

尚書文字合編

97  
K221.04  
10  
2=1

1126

顧頡剛  
顧廷龍  
輯

# 尚書文字合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C 531088



尚書文字合編 顧頡剛 顧廷龍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一分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十六分之一

印張：二三四·五插頁：二四印數：一六〇〇

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全四冊定價：五百六十元

ISBN 7-5325-1973-2 K·218

## 出版說明

《尚書文字合編》，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和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合輯，彙集歷代不同字體《尚書》本子爲一編，旨在正本清源，通過探索其文字變遷之踪跡，以開拓研究之新途徑。

《尚書》是中國最早的古史文獻，爲「六經」之一，對古代政治、文化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是研究中國歷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但這部書流傳過程曲折複雜，成爲一部文字最有爭議的經籍。

《尚書》先秦古本，經秦始皇焚燬和秦末戰火，亡散不少篇章。漢初，伏生傳授《尚書》二十八篇（一說二十九篇），當時用隸書筆錄，世稱《今文尚書》。武帝時，破孔子宅壁，得《尚書》四十五篇，比今文本多十六篇，爲先秦古文書寫，世稱《古文尚書》，後由孔安國獻出。經西晉永嘉之亂，今、古文《尚書》相繼亡失。東晉元帝時，有梅賾上獻孔安國的《孔傳古文尚書》，共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與《今文尚書》內容相同，另多出二十五篇。此書保存「隸古定」字，唐玄宗時爲便於閱讀，令衛包將全書改爲通行的楷體今字，這就是今字本，《唐石經》即據此刊石，宋以來木刻今字本皆源于此。由於諸本流傳系統不同，無論內容和文字都有很大差異。就內容言，有真偽之別，經明清兩代學者嚴密考證，揭露出今本五十八篇中二十五篇所謂「古文經」是偽作，此已成定論，解決了《尚書》研究中一大關鍵問題。就文字言，《尚書》歷代傳本頗多歧異，至今未能予以系統地整理，從而給研究工作帶來困難。《尚書》文字之所以產生歧異，除了傳鈔中造成訛誤，以及漢代經師的訓讀造成異文等原因之外，歷代傳本的字體變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據現存資料，《尚書》文字就有古文、篆書、隸書、「隸古定」和楷書等不同字體。字體的轉換，容易造成差錯，產生一系列文字問題，僅靠研究今本不足以解決。這就需要接觸歷代不同字體的本子，從中比較、

分析、歸納，弄清文字演變的過程及其對今本的影響。

顧頡剛先生率先提出從研究歷代傳本的字體入手，來解決《尚書》文字問題，並計劃把各種字體的本子集刻成一編，看它因文字變遷而沿誤的文句有多少」（《尚書通檢》序）。為此，他同顧廷龍先生於三十年代着手編纂《尚書文字合編》，將搜集到的歷代本子摹寫刻版，後因抗戰爆發未能出書。一九八二年，顧廷龍先生重新整理編纂，並由上海圖書館孫啟治同志協助工作。經多年努力，在中外學術界多方支持之下，新編本內容較原編增多一倍以上，收入歷代不同字體的《尚書》古本二十餘種，改用照像影印。全書依《唐石經》分篇，同篇各本按時代順序排列，依次為《漢石經》（隸書）、《魏石經》（古文、篆書、隸書三體）、唐寫本、日本古寫本、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均「隸古定」體），並以《唐石經》（楷體）殿後，其目的在於通過對比發現和解決《尚書》文字問題。

本書是首次將今本版刻以前各種不同字體的古本彙為一編，是目前最齊全的《尚書》文字資料合集，內容極其豐富。如本書所收漢、魏石經《尚書》殘石，包括了建國後出土的殘石，較馬衡《漢石經集存》、孫海波《三字石經集錄》所收為齊全。又如本書所收唐寫本《尚書》不僅包括敦煌卷子本的全部，而且還收入日本、德國所藏的新疆出土本。再如淵源於唐寫本的日本古寫本，有些還存全帙，可彌補唐寫本殘佚之不足，是研究《尚書》文字的極可貴資料，但國內很少流傳，而本書所收有十餘種之多。其中如著名的元亨三年（一三二二）寫本，世所流傳者僅是收載《雲窗叢刻》中的楊守敬影寫本，頗多失真，而本書則將原本首次公佈於世。又如影天正本及八行寫本，均存全帙，也是首次而世。

由此可見，本書有如下特點：它將現存《尚書》歷代出現的今文、古文、隸古定、楷書今字等幾種字體全部囊括無遺。此其一。將今本成型以前每種字體所有古本幾乎網羅殆盡，即使難以尋覓的日本寫本，凡有代表性者均多方搜求，悉予欄入。此其二。收錄了不少稀世孤本、珍本，

資料價值極高。此其三。凡此體現了本書內容的系統性、全面性、珍貴性，足證它是《尚書》實物資料大規模的學術性總結，為前所未有的。其成書問世，勢必促進《尚書》文字演變歧異諸問題的探研向縱深發展，對尚書學研究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這些可靠的實物資料，對研究、論斷問題往往能起關鍵作用。例如，今文《漢石經》究竟用三家中之那家經師本于作底本，史無明文，學者推斷有異。一九六二年河南出土《漢石經·校記》殘石，祇列舉大小夏侯兩家本子異文，由此得出是據歐陽本之明證。從中還側面反映出東漢時今文家歐陽一系較大小夏侯兩家盛行的經學狀況。

還需指出的，就是《合編》的編纂，不是簡單地將諸本彙編成叢書，而是採取科學的整理方法，頗具特色。全書以篇為綱，篇繫諸本。每篇《尚書》不同字體本子按出現的時代先後排列諸本次序，《尚書》歷代傳本字體嬗變脈絡從而得以一清二楚地展示出來，極便比照研究，免去讀者爬梳整理之勞。再如所收諸本殘文居多，且多古字、別體，不易辨認，為此特編輯《諸本文字起訖目》，用楷體今字註明文字之起訖，篇全者從略。漢魏石經於正文旁附加釋文。諸本凡殘石殘篇原有為古體、俗體者，釋文一律以楷體今字錄寫，遇異文加括號注明今本文字，等等（詳見凡例），如此整理加工，可節省讀者時間勞力，提高閱讀、使用效率，有利于運用諸本資料，開展研究。愛好者不熟悉古字，亦可參照本書《唐石經》部分或當今通行本《尚書》，辨識本書材料。

本書不僅是閱讀和研究《尚書》的基本資料，同時對古文字學、古文獻學（包括訓詁、板本、校勘等）乃至攷古學都有重要的參攷價值。

清李遇孫有《尚書隸古定釋文》一書，專釋隸古定字，唯釋初見字，以後篇章重出不復釋。今附後。此外，有關攷證唐寫殘本《尚書釋文》文章及諸家唐、日寫本題跋亦附錄，供參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八月

## 前言

吾家顧頡剛先生曾說：「經學中之今古文問題以《尚書》為最複雜，加以字體傳訛者彌多，遂至紛亂而不可理董。」（《尚書文字合編出版預告》見《古史辨》第五冊，一九三五年樸社版）因此，搜羅舊本，加以整理，尋求經文字體的演變。有幾個問題要說明一下，并談一些我的看法。管窺蠡測，恐無一當。

### 一、先秦《尚書》的面貌

《尚書》是商、周的歷史文獻，大體上出于當時史官的手筆。它最初的面貌，現在已不可知了。春秋、戰國時《尚書》的面貌，從《國語》、《左傳》、《墨子》、《孟子》等徵引的《尚書》文字中，可以窺見一二。這些引文，有明顯的差異，顧

先生在《唐石經本的校勘》中，以《墨子》中所引的《太誓》為例來說明：

(1) 《天志》中：「《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

(2) 《非命》上：「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3) 《非命》中：「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廖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大誓》非

之。

(4)《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莊述祖說：「《去發》當為《太子發》，為《大誓》的上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應作「商」）。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大誓》，去發以非之。」

這四處所引的《大誓》，字句不同之處，都在旁邊加了黑點，以顯其差異。第四例還多出了「《去發》」一個篇名；而且全文是韻語，跟前三例都為散文的不一樣。可見，《尚書》在流傳中，到春秋、戰國時文字上已出現很多歧異了。

## 二、西漢的今、古文

自從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下令「燒……非博士官所……藏《詩》、《書》、《百家語》」（《史記·秦始皇本紀》）之後，《尚書》在民間就見不到了。博士官那裏藏的《尚書》，也因項羽「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史記·項羽本紀》），而化為灰燼。幸而秦博士「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應作二十八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史記·儒林列傳》）。這個本子經文的字體是當時通行的隸書。因此，到西漢末年古文家興起之後，稱它為《今文尚書》。立於學官，置博士的有歐陽高、夏侯勝（大夏侯）、夏侯建（小夏侯）三家。漢熹平四年（一七五）開始至光和六年（一八三）刻成的漢石經，其中《尚

書》刻的是歐陽氏本，大小夏侯的異文則刻在全書後的「校記」中，到唐代經石全毀。自宋至今陸續有殘石出土，這些殘石分屬二十二篇，都是純正的漢隸，使我們看到漢代《古文尚書》的原貌。

《古文尚書》則出自孔子家裏的舊藏，《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故所居堂……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書》中當有《古文尚書》，所以《儒林列傳》又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說：「出孔子壁中，所以又稱為『孔壁古文』。」《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也就是這個本子。可是，這個本子失傳了，十餘篇

逸書的內容、古文字體的樣子以及有關問題，都無法知道稽考了。

### 三、東漢的科斗古文

東漢的《古文尚書》，出自杜林。《後漢書·杜林傳》說：「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杜林根據這一卷古文字體，把當時流行傳習的二十九篇今文全改寫成古文，成為東漢的《古文尚書》。它的字體豐中銳末，或豐上銳下，當時稱為科斗書。鄭玄以為即孔壁古文，在《書贊》、《尚書序疏》引《中說》：

《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盧植更想把它刻石，置博士，立學官，《後漢書·

盧植傳三說：

熹平四年（一七五），……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宜置博士，為立學官。

到東晉偽《古文尚書》中的孔安國《尚書序》承漢以來傳說及鄭玄、盧植的話說：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這實際上都是根據東漢杜林的《古文尚書》，把相傳孔壁所出之書，定為科斗文字。

魏正始年間（二四〇—二四八），刻三體石經，

其中《尚書》刻鄭玄本，參以馬融、王肅本。每字刻古、篆、隸三體，古體即科斗古文。這種科斗古文不是真正的先秦古文，晉衛恆就看出來了。他在《四體書勢》（《晉書·衛恆傳》引）中說：

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恆祖敬侯（覲）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

這就是說，衛恆把他祖父覲用邯鄲淳傳下來的科斗古文寫的《尚書》跟晉太康元年（二八〇）出土的

「簡編科斗文字」（杜預《左傳後序》）相比較，認為「敬侯所書，猶有髣髴」，而《三體石經》中的古文寫法，只是效科斗之形罷了。但《三體石經》中的古文寫法和許慎《說文解字》中的古文一致，可見它是根據東漢流傳之科斗古文寫刻的。這種古文的價值，如顧先生所說：「我們只要用東漢時的字書的眼光去看它，就可表現出它的真價值來。」（《答柳翼謀先生》）因此在尋求《尚書》文字演變的踪跡中仍有重要的價值。

魏石經同漢石經一樣，到唐代亦毀失淨盡。自宋至今迭有殘石出土，這些殘石分屬《尚書》十七篇，使我們看到東漢的科斗古文的大致形象。

#### 四、東晉的隸古定

隸古定是用隸古字寫定的本子。孔安國《尚書

序說：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也說：

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又在卷三《尚書音義》解釋隸古的意義說：

謂用隸書寫古文。

孔穎達《疏》說：

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二的解釋後出轉精，更為清楚嚴密，他說：

按直云隸古即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

少。定者，為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為隸古定，不為古字也。

他的解釋，一是說明了隸古字是用隸書按照古字的筆畫寫的，不是把古字改為隸書，在道理上可知筆畫不能缺少；二是說明「定」是最終寫定的意思；三是說明先代傳下來的舊本都是用隸古字寫定的，不是用古字寫的本子。隸古定的「隸」，為正書，以其由隸書演變而來，故魏晉至唐沿稱為隸書。梁庾肩吾《書品》說：

隸書，今時正書也。

《唐六典》卷十論述字體時說：

校書郎正字掌讐校典籍，刊正文字。原注：字體有五：……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